

序

赞向在京师，偶得《西湖百咏》七言律诗一册，共百首。盖宋季杭人董嗣杲所赋者。天顺己卯秋，赞以太常少卿，蒙赐老东归。于舟中无事，因取而备阅。依韵和之，亦得百首。然其中所可知者，不过南北高峰、三竺、灵隐、净慈、六桥、孤山、保叔、岳祠、龙井、玉泉诸处之显然者。其他不能识其在何处者，甚多也。尝访于杭城之长老，亦多不能详。盖自宋迄元，以至于今二三百年间，荒圯不存者，夥矣。宜乎知之者，鲜也。比因质问于致政广西方伯夏公以正，且以所和鄙作求是正焉。公曰：“吾于十分中颇能识其八九。兹不能备谈，笔之于纸，莫可得而详也。”今年十月朔，果承公以《湖山胜概记》文一通见示。凡诸胜境灵踪秘迹，杭人所莫识者，历历如指诸掌，班班可考而有据，何其博哉！兼赋绝句一百首，题悉用董嗣杲之旧。清新酝藉，诵之令人可喜可愕，可以叹咨，可以笑乐，可以兴夫怀古之思而动盛衰之感焉！况百绝不数日即成，何其捷哉！公自序云：“梦往书肆，易《江文通集》，觉而有得。”信乎，其有神相之非偶然也！先儒有言：山水因人而显，人因山水而名永垂。斯所谓交相赞者矣。譬诸柳、永二州，皆僻陋之邦。柳河东谪官于彼，作诸游山水记。一水石、一草木皆经其题品而佳，山水之名传之至今。不特此也，岷山因羊叔子而显；东山因谢安石而显；潮之韩山，因昌黎而得名；惠之白鹤山，因东坡而名著。辋川八景、武夷九曲，因王摩诘、紫阳夫子而传播于无穷。钱唐湖山之胜，又非他方之可仿佛。欧阳子曰：“钱唐有富贵之娱，有山水登临之美”，其来亦已久矣。而赋咏题品者非不多，未有如公今日所记之备且富也。殆见此记与诗一出，益为湖山增重，而公之名亦与同垂不朽无疑矣。前所云交相赞之，言讵不信哉！俟他日，赞当邀公，拉二三知己，肩舆、画舸，遍游湖山。凡目所未览、足未至之所，烦公一一指示。寻遗踪于蓁芜，显胜迹于久晦。予以舒豁心目，庶酬欲访未得之愿，其乐为何如哉！公命序之，姑书此以复。未知其可否何如也！是为序。

时天顺癸未冬十月上浣，中宪大夫太常少卿致仕、会稽陈赞惟成书
钱唐湖山胜概记

凡称山川之形胜，自京师而下，莫不以浙为首。然钱唐所以称首胜者，以内抱湖山奇伟秀丽之美，兼有居民富庶知教之风，为吴越一都会也。分野在斗，疆域则扬州。形势则自天目龙飞凤舞歇落江湖，钟灵于人物者、古今不乏。踞江为险，横空列城。城有门十：凤山、候潮当其南；永昌、清泰、庆春、当其东；艮山、武林当其北；钱唐、涌金、清波当其西。

由城而西出涌金门（旧名丰豫），行三十步许，至西湖。环三十里，宋号

放生池。万顷一碧，水天上下。朱楼翠黛，画舫笙歌，遨游古今。晴亦美，雨亦奇，非穷陬僻壤，一丘一壑因人而显者。此湖之中有三塔，塔之下有三潭。渊渊沉沉，而莫测其深。澄澄湛湛，而莫尽其状。鱼龙变化，鸥鹭浮沉。景自天开，风月无际。有非广寒水晶之喻可拟也。又有孤山，山出水中、最为奇绝。故山有四照阁，竹阁、报恩院、广化延祥观、太乙宫、帝师殿，皆迭兴而迭废。今惟白乐天金沙井，苏子瞻六一泉并林和靖墓，千古犹在。水西云北、月香水影、晴光雨色之句，至今传焉。今郡守胡侯复建三贤祠，以祀乐天、君复、子瞻，知所重矣。祠之东有断桥、北有西林桥，皆跨湖而建。桥通里外湖，渔樵耕收讴歌之声，不绝昼夜。滨湖东南有学士港、花港、柳浪等景，相接水云。沿湖之胜，则自丰乐楼始。楼在涌金门西，宋杨靖建，赵安抚增高。外瞰湖山，上攀星斗。官设酒沽，极一时之胜。后为挠政者罢之。楼之北有环碧园，宋之外圃。地连柳洲，今并为僧寺。又北有玉莲堂（旧名一清），以种白莲，赐扁“玉莲”云。楼之南有灵芝寺，钱氏故苑。宋建依光堂于此饭僧。今堂废寺存。又南有聚景园，值清波门外。宋阜陵致养北宫于此，今已芜圯。门内则连吴山。十庙鳞次，万井星罗，藩臬、卫府、黉宫、学舍，文物儒冠兹不暇以悉举也。

门外则接万松岭。西过长桥，车马络绎。桥之北有内司之翠芳、侂胄之胜景、甘内侍之湖曲，三园比俪，今皆为墟。桥之南即方家峪，峪有刘、陈二妃坟。坟皆建寺，见存。寺之南则有慈云岭。由岭西转则南屏山。松篁交翠，形如象卷，状若屏开。后周建净慈寺，今名“兴教”，居五山之列。山有宗镜堂，下有千佛阁。罗汉堂居左，钟楼居前，为十景之一。案山之外，有雷峰。钱氏妃建寺造塔，久为劫灰。西有藕花庄，高僧联楚芳塔院创焉。

自净慈而西至法因寺，路歧而二。一接苏公所筑之堤。堤亘十里，以防涧水，行者便之。上有六桥，下各通步。一曰映波；一曰锁澜；三曰望山；四曰压堤；五曰束浦；六曰跨虹。桥覆以亭，堤间桃柳。芳草铺茵，菱荷簇锦，景入品题尤多。其间又建先贤祠，昔享乡贤三十四人。又从湖山堂，创雪江讲堂、水仙庙及西湖，崇真二道院，布满芳堤而无隙地。则其当时民物之阜，风俗之美，政教之行，概可想而见。使惠卿有知，则含羞于地下矣。

自“法因”沿山而行，至南高峰。峰自五云山，际天分劈，叠嶂层峦，状若奔走，飞舞湖中。望之超然，秀丽独出群峰。浮屠七级，上簪霄汉。崖有舍身台、钵盂潭，巅有五显庙、龙王祠，致祷必应。其麓四出：一由前洋岭过大慈山至虎跑、真珠二泉，南出龙山进龙桥，抵六和塔，当江而止；一过慈云岭、登云台，出包家、凤凰、秦望三山，多有吴越、南宋古迹。过者莫不嘉钱氏之克忠，而恨秦、贾之误国也。今建风云雷雨山川坛，为国祀典。并报国、胜

果、天龙、龙华诸寺绕焉，一落石坞、烟霞二岭。岭有杨梅坞、石佛庵、水乐洞。泉如乐声，故名。下有玉岑山。山对高丽寺，界六通、法相二寺。出东岳行祠、越栗园、梅园，萦纡二三里，景致无穷，皆山川毓秀于物也；一落西湖。过大小二麦岭。大麦之上，有苏轼、王瑜题名。东至丁家山，北有黄泥岭。小麦之上有灵显庙。西下饮马桥。南至风篁岭。上有龙井，幅员盈丈，深不可测，有龙居之。祷必兴云作雨。昔有方士炼丹其山，今创龙井寺于山之阳，西接演福寺。寺有辨才塔，苏子由为铭。风水丛聚。溪流而东入湖。路转而北，过胭脂岭，至大普福寺。北出九里松东，过行春桥。接小新堤、天泽、土谷庙，路通曲院。又由普福西过集庆寺。月桂峰下有阎妃坟。迤西入“佛国山”，张即之书匾，笔妙入神。自入下竺过中竺，至上竺而止。上竺则观音为灵，下竺则古迹为胜。三竺之间，云影天光，泉声松籁，岑寂岛空，香凝钟静。耳目心神之会，觉其迷极。其乐者，岂不超三界外乎！归路左转，由合涧桥过龙泓洞，有飞来峰。又名灵鹫山，与三天竺一脉联属，至此而尽。故上有巉岩，下有空谷，谓之飞来者，妄也。相对有灵隐寺，规模宏壮，为五山第二。两山之间有冷泉亭。泉可濯，亭可憩，树林阴翳，九夏而暑无侵。乐天云有虚白、见山、观风、望仙四亭，今皆无所考。西有呼猿洞，猿去而洞湮。灵隐之后，则北高峰秀出诸山，支分上竺。盘折七十二湾，麓衍二十余里，磅礴起伏至武林山而歇。其灵钟于五显神，通外境，皈向者甚远。山之腰有半山庙。西有韬光庵。庵极幽静，可以藏修。唐有僧居之，亦不成果而去。山之麓，有上下永福寺相邻，天圣、荐福寺相对。又西过永定庵、灵隐高僧塔院至石人岭。岭通西溪。

复转北山路，过白乐桥。沿涧而东，经徐神翁雷院，北过桃源岭，路通法华山。岭之南有青芝、佛牙二坞，秦亭，灵峰、玉泉寺。玉泉之水溢出溉田，膏润数里。大旱不竭，为一方之民利。由玉泉路转东山，至栖霞岭，上有紫云洞。岭之北有黄龙潭。岭之南有宋中兴名将岳鄂武穆王精忠庙。宰木苍苍，春秋祀享，千载不磨。庙之东，新创凤林寺。旧有永寿寺、毛妃坟在焉。葛岭之间，有四圣观。东有玛瑙、宝云、智果三寺。宝云中有葛洪初阳台。智果中有道潜参寥泉。葛岭之首，有保叔塔，寺名崇寿。楼阁凭空，轩窗来月，金碧相辉，于湖上胜。有葛翁、坡翁事迹，为北山之伟观也。后有巾子峰如巾，又有石甑山如甑塔。之下有水月园。南有大佛头，相传以为秦皇缆船石。今僧家改为佛像，面临湖际。寺名大佛，此亦古迹之一。路有过街塔，今废。东有德生堂碑存，此即宋时放生处也。西有总宜堂、张内侍园，匾皆御书。亦当时所重。东下石函桥，跨街为梁。上函湖水，下溉民田。乐天所建，千载利焉。北过马塍，土宜花卉。地连府社、府稷。郡厉二坛，金祝、灵卫。忠臣之庙

，祀典所系。石函之东，有昭庆寺，则戒坛所宗，寺之左右，皆古玉壶园、先得楼、柳林云洞之址，此钱唐门之风景。湖山至此而一周，胜览则无穷也。

昔人撮奇摘要为十景，命曰：平湖秋水，苏堤春晓、断桥残雪、雷峰落照、南屏晚钟、曲院风荷、花港观鱼、柳浪闻莺、三潭印月、两峰插云，要而未尽。其唐宋虽有题咏，今多散逸。所谓地搜胜概、无遁形者，未免有遗珠之叹。近承太常清卿陈公所惠《西湖百咏》倡和诗一帙观之，因有所感，发于其衷。乃思先儒吴渊颖，昔寓南海山，作《山川记》。矧予于钱唐，生于兹，长于兹，游息宴乐每有得于兹，桑榆邱陇悉在兹。向虽宦寓四方，未尝一日而忘于兹。今幸以稀龄，又蒙恩而归全于兹。与其默默与草木同腐朽，孰若托一言以鸣风土之胜，而为登高能赋者有所采于兹乎！故不揆以旧所历、今所考，尽技而述此。以百绝句附之。工拙未暇校，尚望博雅君子是正焉。天顺七年九月谷旦、中奉大夫、广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、郡人夏时以正，年七十三，记。

考异

苏堤六桥下五曰：“束浦”，《杭州志》写本作“东浦”。西湖十景一曰：“平湖秋水”，《方輿胜览》作“平湖秋月”，因有“三潭印月”为疑。

“进龙桥”一时作“尽龙桥”，俱未详孰是，故著于此，以俟知者是正。“胭脂岭”一名“仙芝岭”，今两存之。

后序

事虽有感而兴，偶而得因而成者，盖莫不有定数焉。予解组归，因足疾不能举，谢绝人事于南窗下。忽传太常清卿陈公，以新刊董嗣杲所唱并公所和钱唐《西湖百咏》长律惠观。予拭目敬诵，诗皆雅正而清新，事皆核实而根据。妙古今之诗史，绝湖山之鉴衡也。然郢曲有和，奈才疏识浅，所谓技不获一者，是矣。乃闷然隐几就寝，忽梦往书肆易《江文通集》，恍然中闻对者曰：“有予欣然，即以自得。”既而复寤，日在卓午，桂子飘香，坐思转清。书几间，墨池适具，遂挥豪落纸，得十数绝句。日晡暂息。明旦起尤爽，得数复加。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，若泉之达而溪之流也。七日就数，复得《湖山胜概》一记。通浹旬而毕稿，不假雕砻，似觉有神相之。然景物有代谢，时事有盛衰。遇之而感慨，美刺不能无系焉。贵当乎理，但未知视杨郭旧作去取何如耶！自惟生平操觚、未尝得成之速也如此，诚愧辞之不工耳。以江淹梦笔，吴均梦蛇，灵运之梦惠连，事为不诬。是则感而兴、偶而成，亦岂无定数哉！聊用效顰，倘不以捧心而闭门。开喻而释凿，幸加润色，序弁于首，则阳春白雪，引商刻羽，亦不见难而知者众矣。敢以是序于篇末以请，以俟大章之辱也。

癸未夏时书于承志堂之南窗。是月既望日识